

栗子飘香醉人香

□刘忠民

秋风一吹，栗子就走出了大山，跳进了铁锅，与白砂糖、黑沙子为伴，舞蹈出甜蜜的色彩，醉了街巷，醉了人心！小区一楼的门市是一对小夫妻经营的山货庄，憨厚朴实的两个人起早贪黑，不紧不慢地料理着生意。春天经营顶着露珠的山野菜，夏天卖五彩斑斓的鲜蘑菇，眼下，榛子、核桃、栗子都开始登场了，他们支起的那口大铁锅是最热闹的，翻翻炒炒间，砂糖的焦香伴着栗子的味道弥漫开来，让人忍不住抽抽鼻子，嗅上几嗅。我也凑上前去，目光驻留在黑黑的沙粒和时隐时现的栗子上，那栗子油亮亮的，于翻滚中喷出一缕微小的热气，“噗”的一下，不留意很难发现，会吐气的栗子，说明它已经八九分熟了，聪明的主人会从翻动

栗子的“哗哗”声响中判断火候，响声密集了，栗子也就熟透了，用筛子漏掉沙粒，一颗颗如翡翠般的栗子就可以饱你口福了！

栗子是我的最爱。小时候，望着满树翠绿的栗子球，心中就思考着早些尝一尝它的美味，一杆子把它打下来，放脚下踩，用石块砸，得到的却是一泡水瓢，淡得没有味道。妈妈说：“八月的梨子，九月的楂，十月的栗子笑哈哈。栗子成熟是在秋天！”秋天在我的企盼中款款而来，此时，“风陨栗房开紫玉”，我无须再费什么力气了，琥珀一样的栗子在阳光的烘晒和秋风的摇曳下，洋洋洒洒地坠落，在草地上闪烁着诱人的光彩。我提着小篮子，捡拾得乐而忘返。累了，就嗑开坚硬的壳，黄润润的栗肉引得我直流口水，放在嘴里嚼

着，满口留香。鲜栗子甜中带涩，不敢多吃。我记住了妈妈的话，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家里，妈妈就开始给我们煮栗子，先用剪刀把栗子壳剪开一道裂口，然后放入锅里加上水、少许的白糖和豆油，小火慢慢地煮。很快，栗香就飘逸而出，愈来愈浓，勾引得我们兄妹探着脑袋去闻，痴痴呆呆的样子好像锅里藏着珍馐美味，待到水声静止，雾气渐消的时候，妈妈止住了火，在我们急切的目光中揭开锅盖，“哇……”我们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锅里，那些让我们期待的栗子和我们一样，大张着嘴巴，展露出金黄的栗肉，我们不怕热不怕烫，抓出一个又一个栗子，一剥即出，塞进嘴里，香甜软糯，大快朵颐。幸福、快乐、满足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栗子收获的季节，我们的生活总是那么甜蜜！

思想这些的时候，几个小区的孩子围拢上来，一个个抽动着小鼻子，喊着真香真香。小伙子看得开心，抓一把栗子，一颗颗分发给孩子们，孩子们的小手把玩着栗子，自然经不住诱惑，剥开来，放进嘴里，嚼出一脸的甜美。很快，就有家长领着他们，来买刚出锅的栗子了。

我也买了一小纸袋栗子，嗅着醉人的栗香，吟诵着无名氏那首“堆盘栗子炒深黄，客到长谈索酒尝。寒火三更灯半地，门前高喊灌香糖。”的诗句，热烘烘地捧回家，犹如捧回了一个温情的秋天！

(辽宁省岫岩县文学爱好者)

给诗

○刘新宁

秋风里拾一朵枯萎的菊黄
它定幻化自你衰老的魂灵
每一瓣都浓缩着不朽的吟唱
我痛惜的泪水滋润不回你铿锵或缠绵的光芒
甚至婉约和豪放
诗
你真的衰老了吗
当浮躁开始占据心田
当物质成为唯一的磁场
你便在冷落和嘲笑中快速地萎缩
眸子里写满了失望
纵然你的皱纹和白发里
仍是睿智、崇高和不朽的力量

我
你虔诚的信徒
正坐在断裂的边缘
在你卷曲的花瓣上
寻觅着依然的神圣和灵光
但 诗人的足音已渐渐依稀
我听到的是花蕊里古歌的骄傲和馨香
来自西周
来自宋唐
来自生命中不能割舍的昂扬

往事

有些往事已久远
感觉却象在昨天
有些事情就在昨天
感觉却已过了多年

摆放记忆的双手啊
是无形的情感
它总顺从内心的呼唤
把那些美好、温馨、有意义的放得靠前

人生的旅途走了一半儿
坐在中午的阳光下打开行囊
把童年时拾的石子
少年时读的格言
青年时放飞的愿望
中年时奔波的辛酸……
一一翻拣

既是一路的收获
也是人生的留恋
既是懵懂时的失落
也是成长后的经验

往事一一化做了浮云
从心的天空升起
有阴晴、也有浓淡
有苍白的迷茫、也有七彩的斑斓

往事最终酿成了一囊酒
让我在闲暇时慢慢品咂
人生本是一场盛宴
这酒我要一直品咂到暮年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学爱好者)



“请文明上网”公益广告

共
创
文
明
城
市

共
建
满
意
枣
庄

总编辑
褚洪波